

# 湖南马王堆汉墓遗址考古研究

刘子娴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昆明 650201)

**摘要:** 马王堆汉墓于1972年在长沙东郊出土,分别为汉初长沙国丞相利苍、其妻辛追夫人与其子利歇一家三代之墓。三座主墓共出土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陶器、竹简、印章、封泥、竹木器、农畜产品、中草药等3000余件文物,均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其中以辛追夫人墓中文物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最具有历史意义而最为著名。马王堆汉墓丰硕的考古成果是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此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巨大意义,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之一。

**关键词:** 马王堆汉墓;考古;研究价值

出土于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是20世纪考古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研究发现之一。虽历经沧海桑田,但其蕴藏于身的文化光芒在历史的积淀下依旧光彩熠熠。结构完整、清晰可辨的墓葬结构与精致丰富的随葬器物折射出具有汉代气息的丧葬文化与生活理念。汉墓中存留的700余件精致的特色漆器和繁复的工艺技法反映出汉代漆器业的光辉成就;500多件精美编织的丝织服装证明了西方文学中“丝绸之乡”的记录;50多种“百科全书”式的简帛文献继承了先前哲学家们的知识和智慧;怪异而梦幻的彩棺帛画隐含着汉代对升天的幻想和对永生的渴望;结构完好、形态完整的千年遗容,见证了人类防腐技术的惊叹与奇迹。马王堆汉墓作为洞察汉代初期社会发展的载体,是挖掘汉代文明的地下文化宝库。

## 一、墓葬简介

### (一)、整体简介

马王堆汉墓出土于湖南长沙芙蓉区东郊的马王堆乡,据地方志记载,它是五代时期楚王马殷家族的墓地,因命名为马王堆。在马王堆的堆上东西方向各突起一个土冢,土冢间距约为20余米,形似马鞍,故也称为马鞍堆。<sup>[1]</sup>

据史料分析证实,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软侯利苍的家族墓地。马王堆汉墓包括三座主汉墓,其中一号墓是利苍之妻,二号墓是软侯利苍,三号墓是利苍之子。据推算,二号墓墓主软侯利苍的下葬时间约为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三号墓墓主利苍之子的下葬年代是西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而一号墓墓主利苍妻的下葬时间可能还略晚于三号墓。<sup>[2]</sup>

从古墓中发掘出保存完好的女尸、丝织品、帛书、帛画、棺槨、漆器、中草药等3000余件遗物。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为研究汉初墓葬制度、手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以及长沙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 (二)、墓葬结构

马王堆的结构宏伟而复杂。其中三个都是矩形的竖穴,在北侧有坟墓通道。棺室建在坟墓底部,墓底和椁室附近均采用木炭和白膏泥填充,经层层封土,墓室、棺室牢实坚固,密不透气。

1、一号墓。它主要由封土、墓道、墓坑和墓室(即墓坑下部)四大部分组成,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方向正北。<sup>[3]</sup>由于密封极好,一号墓中深埋地下10多米的椁室形成高温、恒湿、缺氧、无菌环境,基本排除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对器物的损毁与侵蚀,因而墓内的多层棺槨、墓主尸体及随葬器物大都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sup>[4]</sup>

2、二号墓。它位于一号墓的西侧,是马王堆双堆的两外一座。二号墓稍小,墓坑很浅,墓壁只有三级台阶。墓入口与一号墓入口之间的最近距离约为23米。该墓为竖穴,带有一个倾斜的墓道,南北向。该封土堆的上部呈不规则椭圆形,在底部3米附近是一个矩形墓室,这里的白膏泥堆积稀薄,且分布不均,封土不劳,因而密封性差,导致墓葬的保存性也整体较差。

3、三号墓。三号墓和一号墓共享同一大封闭的土墩,但其较于一号墓规模较小且墓坑较浅,仅在墓壁上有三阶台阶。该墓入口

处存留有两个跪式且残损严重的陶制雕像。墓底和椁室周围通过木炭和白膏泥进行层层封土,其中木炭厚15-30厘米左右,木炭上方的青膏泥厚60-70厘米左右,个别地方较为薄,可达10厘米,青膏泥以上是夯筑严实的厚度约为6.1米的网纹红土,上部较纯,下部混有青灰色的膏泥<sup>[5]</sup>。

## 二、文物遗存

### (一)、随葬品

央视纪录片《马王堆传奇》里(原马王堆发掘队长侯良)提到,长沙的墓十墓九空,解放前都被盗了,但马王堆汉墓保存得完好无损,在三个汉墓中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且保存完整的文物,且大部分文物均为随葬物品。

1、漆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约有500件。这是目前为止各地发掘的墓葬中数量最多且保存最完好的汉代漆器。器皿种类很多,许多漆器上都有“成市”戳记,表明它们是成都政府生产的。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的葬用漆器,外表光亮如新,足以证明汉代初期漆器制造业的水平已经比较发达。

2、丝织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众多服饰和各类丝织品,类别丰富,款式不一,一定程度上为研究中国古代纺织技术提供了重要史料。在众多丝织品中,最能真实反映西汉初期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重不到一两的素纱单衣,可以用薄如蝉翼来形容,这标志着当时纺织技术的发展程度。通过探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能很大程度上了解西汉初期丝织技术所达到的水平和高度。

3、帛画和帛书。《九主图》是以碎片形式出土的,通过考古学家的仔细拼接,确定长为19.6cm,宽为22.5cm。但是,根据专家的推断,《九主图》实际的长和宽大于当前比例,只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目前尚无法还原其原始外观。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五星占》详尽地介绍了自公元前246年到177年三大行星(金星、木星和土星)的出现时间和方位,其中金星的会合周期为584.4日(今测值583.92日),代表当时观测和研究日月星辰的最高水平。<sup>[6]</sup>这些帛书的存在证明了古代天文的极高成就。

### (二)、千年女尸

从一号墓发掘一具保存完好的、并未腐烂的女性尸体,这是墓主辛追夫人的尸体。经过2100多年的时间,尸体依然完整,全身湿润,还有一些关节可以移动,且血管清晰可见,软结缔组织仍然有弹性,类似于新鲜的尸体。这是防腐科学的奇迹,医学科学家和考古学家解释了女尸“长生不老”所需要的条件——即深埋,密闭和缺氧。

该女尸约50岁,高1.54米,体重34.3公斤,打开棺材后,发现尸体被浸入棺材深约20厘米深的无色液体中(出土后不久变成棕黄色)。经过医学科学家的临床检查,其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软骨等细微结构都保存完好,全身有弹性且柔软,皮肤细腻光滑,一些关节还可以旋转,甚至连手脚上的纹路都清晰可见。但病理检查时发现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等多种疾病。这具女

(下转第161页)

(上接第159页)

尸的多种病变也为研究古代病理学、古代疾病史和中医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科学数据。

### 三、研究价值

#### (一)、帛书

1、对史料补充价值非凡。大部分出的帛书均为失传久已的古书典籍。其中,发现的《老子》第一版和第二版是现存最为古老的版本;出土的《五星占》经评估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书籍;发掘的最古老的医学书籍《五十二病方》,它可能早于《黄帝内经》(写于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丰富了《内经》之前的医学内容和技法。

2、对书法创作影响深远。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对后世隶书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为后世隶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美学参考。在他们看来,对隶书转变最深远的影响是它对原始传统的圆滑笔触和象形文字的象形文字书写形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并且改变了这种书写方式。笔划从曲折线条更改为一笔一划,并为以后的书法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基础。

#### (二)、医学文献的价值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医学文献,每一部文献都有其空前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古代中医文献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中医药史和西汉以前的医学水平都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1、为研究古代养生保健文化提供参考指南。马王堆出土的医学文献浩如烟海,书中所体现的生态思想强调的是人类是自然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根据人体自身的规律,通过运动,医疗和保存健康来促进人类健康,抵御疾病侵害和延长个体寿命。马王堆医学文献为中医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也为我们提供了解古老的

健康文化的途径。

2、为了解西汉以前的医疗水平提供重要指导。《五十二病方》现存九千九百一十余字,包含五十二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书中提到的疾病名称包括内、外、儿、妇以及其他类型的病症,但绝大多数以外科疾病为主,为外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奠定基础。另外,本书所提及的一半以上药物在此之前没有记录,对填补药学空白具有重要价值。《五十二病方》再现了西汉之前的药物层次和医疗水平,为我们理解西汉以前的医学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汉墓出土的文物既是当时软侯一家生活的真实写照,又给我们呈现了彼时社会的发展情况。保存完整的墓葬结构、随葬品以及辛追夫人的尸身,为后世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提供了丰富且可靠的支撑材料。总之,马王堆汉墓遗址对于探究西汉初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了解机械技术和制作工艺的变迁,还原西汉初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特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历史和科学技术提供直接的一手实物资料。

#### 参考文献:

- [1]熊传薪.长沙马王堆汉墓[J].中国地名,2006(06):83.
- [2]傅举有、陈松长编.马王堆汉墓文物[M].湖南:湖南出版社,1992.1.
- [3]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
-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汉墓(上):文物出版社,1973.
-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简报:湖南省博物馆,1979年:39-48.